

## 廣州女拆白瀘

洪門以忠誠救國  
以義俠除奸

以義氣團結  
無競相戲

它抵禦敵人之利器。好多人見左它便吃驚。怕他出事。無非亦怕仲陣。不敢襲之。老嫗又曰。文媛望汝而歸。汝既視為恩人。忍而離之乎。少年躊躇有頃。終莫能對。老嫗曰。此汝終身大事。汝熟思三四日。徐自決之。再來見我可乎。

少年曰諾。老嫗與少年寔席之談。小婢已從屏後竊聽。是日進晚膳時。乃笑戲之曰。余將改稱汝為姑少爺矣。少年曰。汝休戲吉。萬一為二小姐三小姐所聞。將罰汝矣。小婢曰。汝休代担心。三小姐愛汝甚矣。汝胡作假惺惺爲。少年曰。小鬼頭。竟會捉弄人。想春心動矣。行至太湖石假山下。蹤而覘視。則來者非他人。蓋麗珍也。少年乃潛蹤戲之。麗珍遍覓不見。竟詫甚。施行至太湖石裏。見少年猶倘身上隙。向前張望。麗珍從後至。少年不知也。麗珍卒以手掩其目。少年默不作聲。隨執其手。反而抱之。曰。汝深夜來戲人。殊惡作劇。幸余胆壯。否則幾被汝嚇煞矣。麗珍時戴鬼面具。謂少年曰。我乃花魁也。特慕君才華。乃來相就。君毋怖焉。少年曰。汝雖花魁。我不畏死。我願作牡丹花下鬼。死亦風流也。

少年自聞老嫗提及婚事後。對麗珍更涉遐思。臺夕。明月懸空。萬籟俱寂。少年方攜書坐樹下。微吟細讀。興乃欣然。忽一陣香風。襲人欲醉。履聲細碎。自遠而近。亭亭人影。忽入花蔭。少年方躊躇覩之。大約將至。每欲將繼義遺忘。老蘇生花。喜可知也。但繼仁此人一向感覺非二人不暖。就納一個妻子。蘇名守祥。曾造一任知府。大姓蘇守祥。會造一任知府。大約是先進於禮樂。野人也。一於有

把貨暗在話。他的黃面婆生得一仔

年就生個插燒仔。取名繼仁。這時老蘇已七十多歲。胡爲乎尚有仔生。

及老蘇染病。自知不能再食廣東

米。乃召繼仁而囑之曰。你係燒肉

身一樣。打在廳中。自吟自語。既

而對繼仁曰。方才你老豆對我講。

父現嫌米貴。或不能再食。現田契

賑項。與及一切產業。已立定分書

。你將來要替他娶老婆。繼仁曰。

我繼仁。願到極。太守又曰。你老

大。不如會進斗舌。但如不進斗

舌。此屋之左間。埋有白銀五十兩

。黃金一千兩。你亦要乎。繼仁以

太守鬼詰連連。知係故草輒詐諦。

繼仁曰。願到極。太守又曰。你老

大。不如會進斗舌。但如不進斗

舌。此屋之左間。埋有白銀五十兩

。黃金一千兩。你亦要乎。繼仁以

</